

厦 门 大 学
副 教 授 詹 树 魁

《海浪》:人生瞬间印象构成的文本

《海浪》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所有作品中最复杂、写得最艰苦的一部”,¹从长时间的构思到最后定稿,整个过程达四年之久。小说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澎湃的激情,记录了现代人在内心深处对生命的咏叹、对友谊的赞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我归属的迷惘。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以及美国的威廉·福克纳等被公认为当代意识流小说大师,但仅以“意识流小说”很难涵盖伍尔夫小说的全部特征。尤其在这部实验性很强的《海浪》中,尽管有每个人物的意识流动,但更多的是印象式的内心独白,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不是客观的现实世界,而是人物在特定的瞬间对人生全部实质的充满哲理的感受和万花筒般的心理印象,与其说它是一部意识流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多乐章、多主题的印象派交响乐或色彩斑斓的印象派画册。《海浪》是表现人生瞬间印象的文本。

一

伍尔夫之所以采用印象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和当时强大的印象主义艺术思潮有密切联系的。“印象主义”一词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个绘画学派,当时一批年轻画家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影响,不满于传统的学院式画风,他们以巴黎为基地,经常到户外作画。他们追求一种更自然的表现形式,“尤其注重光的瞬间效果和主观的感官印象。他们不注重精确的表现;而对画面的最终印象取决于欣赏者本人的感觉。”²1875年,他们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画展,一位叫做路易斯·勒罗伊的记者看了莫奈的《日出的印象》后,轻蔑地称他们是“印象主义者”。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一称号,并把以后的几次画展取名为“印象派画展”。19世纪80年代,以修拉和西涅克为代表的新印象派画家一改莫奈等人的条状和逗点状的笔触,不用调色板来混合颜料,直接在画布上作画,因此他们的画面几乎是大小均匀的光谱色点的密集组合。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塞尚、凡高和高更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画家使印象主义画派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1901年11月,伍尔夫的好朋友,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赖伊在伦敦举办了一次《马奈与后印象派》画展,对伍尔夫的影响很大。

印象画派的美学思想后来扩展到音乐和文学领域。印象主义作家的创作方法尽管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特点是

们“注重于所感受到的瞬息万变而又模糊不定的主观印象。”³他们努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现实。印象派艺术在英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有许多文学史家认为在英国19世纪末的文学中,印象主义是相当强大的潮流……”⁴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具有强烈的印象主义色彩,他认为“生活不是叙述,而应该再现印象。”⁵伍尔夫在小说如何表现生活的问题上和康拉德的看法是一致的,她在论述现代小说时说:

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侧重点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⁶

伍尔夫非常欣赏法国现代作家普鲁斯特印象式的结构和时间不断变换的感性回忆等小说创作方法,她不无崇敬地说,“哦,我能那样写作就好了。”⁷作为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在小说领域里探索的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成功地进行了小说形式和技巧的实验,尤其在《海浪》的构思上更是下了一番苦心,她所追求的是“光彩夺目、气势磅礴的形式力量”⁸,她要全力以赴表现的是成千上万个对人生全部实质的印象,甚至在写作过程中还一直在考虑这部小说的技巧问题,最后终于在写到小说的1/3处才发觉她的《海浪》正在转化为“……一系列的戏剧性独白”⁹。但和传统的戏剧独白形式的小说截然不同,《海浪》中的戏剧独白毫无情节可言,读者看不到人物对世界的解释,更看不到作者的任何评论,充斥全书的只是万花筒般的印象,《海浪》是印象主义小说的又一巅峰。

二

这部小说的结构很新颖,全书共分9章,每章前都配有一篇散文诗作引子,描写以阳光和大海为衬托的自然景色,行文时而气势磅礴,时而婉转细腻,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印象画,分别记录了作者对人生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等特定阶段的体验。在各章的正文中做内心独白的是六个同龄人,其中男性人物是伯那德、奈维尔和路易,女性人物有苏珊、罗达和珍妮。六个人性格各异,但都从不同的视角

执着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描绘着各自的印象,读者只能从他们凌乱的印象碎片中理出小说的脉络。

六个人物在时断时续的内心独白中,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一种孤独和压抑感和以及对生活的无奈和逃避。苏珊是个母性情感丰富的人,她一生“又在爱,又在恨”¹⁰,但她不能和别人沟通,在孩提时代只能“把自己的苦恼裹在手绢里”(p. 13)。和伙伴们分开后回到了家乡,过起了农妇的生活,把自己的爱倾注在生儿育女和田园生活上。珍妮“从不幻想”(p. 42),却一味沉醉于肉欲,她“用身体的想象力看到了事物的轮廓”(p. 176)。罗达饱受人生孤独的折磨而又不能自我解脱,在她看来,“生活虎跃一般冒了出来,令人防不胜防,就像海面上涌起的黑压压的浪峰。”(p. 64)她一度作了路易的情妇,中年后“一无所有”(p. 223),最后浪迹天涯,以自杀了却一生。路易从小常常因为自己的澳洲口音受到同伴们的嘲弄,在心理上总感到一种压抑。他有诗人的气质,曾试图从古埃及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找到生活的答案,却偏偏作了商人。奈维尔渴望秩序,想做“平静和秩序的主人和骄傲的传统的继承者”(p. 86),但他早在少年时就意识到他“生命的涟漪是徒劳的”(p. 24),青年时承认,“名誉和金钱对我毫无意义,我会有金钱和名誉,但我永远得不到我所渴望的东西。”(p. 129)伯那德最善于思考,他认为“这个世界变幻无常,鬼知道每件事儿会意味着什么”“人生确是一场梦”(p. 275)。六个人都崇拜一个始终没露面的人物波西弗,伯那德称他是神。实际上,波西弗体现了六个人对人生美好事物的向往,他们在一家法国饭店为欢送波西弗赴印度服兵役时,伯那德发现“餐桌上那只插在花瓶里的红色康乃馨更象一朵六边形的花,它是由六种生活组成”(p. 229)。波西弗25岁时在印度从马上掉下来摔死了,象征着六个人对人生追求的破灭。

另外,他们的内心独白中还常常表露出现代人对自我的探索。例如,罗达从小就不愿意照镜子,她觉得自己“没有面孔,而别人都有面孔”(p. 43)。路易总觉得自己“悬空而无所归属,不知自己身系何处”(p. 65),经常困惑地问:“你是谁?我是谁?”(p. 232)奈维尔到中年更是找不到个人的归属,和孩提时代的朋友在一起时还随身带上自己的证明书。由此可见现代人在生活的压力下丧失自我的严重程度。

伯那德的内心独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经常创造一些华丽的词藻排除自己的孤独感,同时用词藻与其他人沟通。例如路易和奈维尔坐在一起时互相沉默不语,只要他一加入,“话题就立刻像烟圈似的多了起来”(p. 67)。他也时常讯问自己是什么人,但逐渐明白自己“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复杂的许多人”(p. 76)。伍尔夫的独到之处在于她用伯那德的内心独白将其他人支离破碎的内心独白连接起来,如果说其他人的内心独白是一幅印象画上的五彩斑斓的色点,那么伯那德的内心独白就像是细细的线条,它们共同组成了这六个人对人生的共同印象。

三

像“瞬间的艺术”——印象画派一样,《海浪》是对人生全部实质的瞬间印象,为了“全力以赴描写那一瞬间”¹¹,伍尔夫在这部小说中巧妙地把人的一生压缩成一天,然后再把这一天从日出到日落分成九个不同的时段,让六个人物在各个时段中的特定瞬间做内心独白,而且经常把时间向前后推拉,通过回忆和联想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人生的印象。伍尔夫之所以在这部小说中采用这种印象式的表现方法是因为她对时间有着独到的看法:

尽管时间使动物和植物以惊人的准确性成长和衰颓,但不幸的是,它对人的内心的作用却不这么简单。……一旦一小时进入人的心灵这个奇怪的领地,会延伸到它在时钟上的长度的五十倍或一百倍;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在人的心理时钟上用一秒钟精确地表现出来。¹²

她认为“生活不是一副副装配匀称的眼镜;生活是一片光晕,一个包围着我们并和意识始终相随的半透明的封套”¹³。因此在《海浪》的内心独白中,时间被切割成点状的瞬间,全然没有物理次序地排列,一天可以代表人的一生,甚至一瞬间的印象可以概括人对人生的全部看法。在伍尔夫看来,只有成千上万个瞬间的印象才是最真实的。

在六个人物的内心独白中,很大一部分都和时间的有关,从时间的瞬间飞逝流露出对生活的失落感。有一次伯那德在刮胡子时,突然感悟到在他心灵的屋檐上“一滴时间坠落了”(p. 184),他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青春。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六个人对生活 and 死亡的恐惧都表现在他们对时间的无奈和憎恨上。苏珊从孩提时把上课的一天称为“可恨的一天”(p. 40),每过一天她都会从日历上撕下一页,这样就像把时间揉成一团,“让它们永不复存”(p. 53)。到了中年,随着夏去冬来,她已经对时间麻木了,不再考虑什么1月或5月,而是把自己“纺成一根细线缠在摇篮上,用自己的血肉做成茧,将婴儿娇嫩的肢体包裹起来”(p. 171)。罗达把在学校时钟上那两只嘀嗒嘀嗒行走的指针看成是正在沙漠里行驶的车队,联想到“那组成环形的数目字充满了时间,装进了整个世界”(p. 21),而她自己却在圆圈外面。她一生没有生活目标,“不知如何打发这分分秒秒”(p. 130)。珍妮用肉欲来消除人生的寂寞以便战胜“时间的牙齿”(p. 228),“恨不得把一星期变成整个儿的一天”(p. 54),对她来说,只有当她“任意展开或并拢身体时生活便开始了”(p. 63 - 64)。路易从小就“不喜欢在嘀嗒不停的黄面大钟的支配下过日子”(p. 20),可到了中年经商时,不得不按照排得满满的时间表工作,“忍受着尘事的重负……这就是生活”(p. 169)。奈维尔看到壁炉架上走着的时钟,感到已经变老了,恨不得“一拳头打跑时钟嘀嗒声”(p. 181)。他们偶尔也向生活挑战过,奈维尔听到远处的钟声,热情地感叹“远处的钟声响起来了,那不是为死亡而鸣,有些钟声是为生命而鸣的”(p. 81)。伯那德在结尾处表

示要平端长矛,刺向死亡,“不屈不挠”(p. 297)!但和他们惧怕生活的叹息声相比,实在是太微弱了。

四

为了烘托生命的主题,伍尔夫在《海浪》中非常注重光色的运用,从而使整部小说更具审美效果。特别是在每个章节的开头都配有一篇散文诗般的引子,简直是一部色彩斑斓的印象画卷。从日出到日落的每一个瞬间,随着太阳光线的不断变化,浩瀚的大海和陆地上的自然风光也变幻着神秘的色彩。有的评论家认为各章之前加上这样的引子是《海浪》的败笔之处,殊不知这正是伍尔夫小说创作的一次新的实验,让人物在阳光和大海的背景下述说自己对生活的印象,更具磅礴的气势和象征性的哲理。

第一章的引子是生命的赞歌。“太阳升起之前,海天一色,浑沌弥朦”(p. 7),海浪在熟睡中叹息,鸟儿在啁啾鸣唱。这是生命的开端,也象征着六个人物在孩提时代对生活的朦胧印象:伯那德感到一个不停晃动的光圈悬在头顶上;苏珊看到眼前一片紫边镶嵌的蛋黄色;罗达听到一种唧唧喳喳的声响;奈维尔看到一个在远处挂下来的圆球;珍妮的眼中是一个镶着金线的红色流苏;而路易却听到一只脚拴铁链的野兽的跺脚声。第三章的引子象征着青年时代,此时太阳已经升起,一抹抹黄色和绿色的光投射在海岸上,海浪那鱼鳞般的闪光已经暗淡下来,花园里的鸟儿一会儿齐声和唱,一会儿对空孤鸣,对着藏在花儿下面那光照不到的世界,似乎在搜寻什么。此时这几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青年人正观察着错综纷乱的世界,探究着生存的意义。已经上了大学的伯那德觉得生活的骚乱和压力已接近极限,“这个麦麸馅儿饼里无时无刻都会露出一些新的东西。”(p. 76)路易深深地感到世间的“变幻无常和幻灭绝望,如果这就是一切,那就毫无价值”(p. 93)。奈维尔从小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秩序”(p. 21),此时他还坚持这种看法,“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为什么要区分?没有必要给一事物起个名字,除非我们要改变它。”(p. 81)第八章的引子表现了老年的孤独和绝望。“太阳正在下沉,顽石般的白昼已经裂开,红色和金色的光线从它的裂缝间穿过,撒进海浪,像一只只镶着黑色羽毛的利箭。……微风掠过,树叶一阵颤栗……一只鸮在沼泽地孤鸣。”(p. 207)已接近老年的几个人又相聚在汉普顿,此时的奈维尔感到“每天都危机四伏”(p. 213),罗达感到“树丛中的金光已经消失”(p. 215),伯那德意识到“英国的历史只有一英寸的光阴”(p. 227)。

在《海浪》中,除了自然风光之外,人物也蒙上浓重的印象主义色彩。例如几个女性中,苏珊给读者的印象是大自然的多种颜色。和伙伴们分开之后,她回到了家乡的庄园,那里有白色的蘑菇和红色的玫瑰,她“除了自然的欢乐以外别无所求”(p. 131)。每当白昼来临时,大地又现出了色彩,“不

断变幻着灰白、碧绿和棕土色”(p. 99)，“庄稼掀起阵阵金涛”(p. 98),脚下是沉甸甸的大地,她感到“自己就是田野、谷仓和树木”(p. 97)。珍妮的代表色是鲜红和金黄色(镶着金线的红色流苏),她平时喜欢穿火红、金黄和深黄的衣服,用鲜红的唇膏,甚至认为伯那德所说的话都是“黄色的词儿,火红的词儿”(p. 20),难怪在苏珊的眼里,她像一团“燃烧的火焰”(p. 121)。珍妮浑身闪烁着肉欲的颜色,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们通过身体彼此交流,这就是我的天职,我的世界。”(p. 101)罗达的象征是白色和紫色。她天性纯真孤独,与其他人不能沟通,就象漂在她的褐色水盆里的白色花瓣儿,把自己紧紧地禁锢在一个小小的天地,却对生活充满了幻想,“我所有的船都是白色的。……有些会沉没、触崖,只有一只会继续航行,那就是我的船。”(pp. 18 - 19)当她所敬重的波西弗死在印度的噩耗传来,她漫步牛津街头,拣起几朵紫罗兰表示对他的哀悼。而“紫罗兰里交织着死亡”(p. 141),她孤独一生,万念俱灰,最终选择了自杀。

《海浪》是伍尔夫倾尽心血写就的小说,瞬息万变的阳光下那神秘的大海里流淌着她自己的回忆,那跳动的浪花里闪动着她对生活的全部印象。作为一个现代派作家,伍尔夫从她特有的女性角度,把现代人对生活的瞬间印象表现得既细腻入微,又富于宇宙般的哲理。大海是生命的起源,这位杰出的女作家在生命的尽头也回归大海,《海浪》在大海中永生。

注:

1. 弗吉尼亚·伍尔夫,摘自《一个作家的日记》,琼·贝内特,《伍尔夫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p. 490.
2. J. A. Cuddon,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9, pp. 325-326.
3. “Impressionism”,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1985, XIV, p. 828.
4.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第二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p. 1206.
5. Ford Madox Ford, *Joseph Conrad: A Personal Remembr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24, p. 194.
6. 弗吉尼亚·伍尔夫,“论现代小说”,瞿世镜译,《伍尔夫作品精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李乃坤选编,1995年,p. 338.
7. Virginia Woolf, letter of 6 May 1992, rpt. in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ed. Nigel Nich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 London: Chatto, 1975-1980 vol. II, p. 525.
8. 弗吉尼亚·伍尔夫,摘自《一个作家的日记》,p. 490.
9. Makiko Minow Pinkney, *Virginia Woolf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1987, p. 153.
10. Virginia Woolf, *The Wav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1. p. 15. 以下引语均引自此版本并用括号标出页码。
11. 弗吉尼亚·伍尔夫,摘自《一个作家的日记》,p. 485.
12. Virginia Woolf, *Orlando*.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28, p. 69.
13. Virginia Woolf, *Collected Essay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6, vol. . p. 106.

(通讯地址:361005 厦门大学 1044 信箱)